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肉身哲学： 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二）

[美] 乔治·莱考夫 (George Lakoff)

马克·约翰逊 (Mark Johnson) 著

李葆嘉 孙晓霞 司联合 殷红伶 刘 林 译

邱雪玫 审订

肉身哲学：
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
(二)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美] 乔治·莱考夫 (George Lakoff) 著
马克·约翰逊 (Mark Johnson)

李葆嘉 孙晓霞 司联合 殷红伶 刘 林 译
邱雪玫 审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肉身哲学：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全二册 / (美) 乔治·莱考夫 (George Lakoff) , (美) 马克·约翰逊 (Mark Johnson) 著；李葆嘉等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2017.12

书名原文：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ISBN 978-7-5192-3998-5

I . ①肉… II . ①乔… ②马… ③李… III . ①认知语言学—研究 IV . ① H0-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8390 号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by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Copyright © 1999 by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肉身哲学：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全二册）
ROUSHEN ZHEXUE

作 者 [美] 乔治·莱考夫 (George Lakoff) [美] 马克·约翰逊 (Mark Johnson)
译 者 李葆嘉 孙晓霞 司联合 殷红伶 刘 林
责任编辑 武传霞 梁沁宁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373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50
字 数 86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14-1900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3998-5
定 价 128.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第二册

第三部分 哲学的认知科学

| | |
|------------------------------|-----|
| 第十五章 哲学理论和民俗说法····· | 361 |
| 一、何为哲学的认知科学····· | 361 |
| 二、认知科学能为哲学提供什么····· | 364 |
| 第十六章 前苏格拉底：古希腊本元学中的认知科学····· | 370 |
| 一、本元学为何处于险境····· | 370 |
| 二、西方哲学的肇始····· | 374 |
| 三、米利都自然哲学学派····· | 375 |
| 四、为何关注前苏格拉底本元学····· | 380 |
| 五、前苏格拉底隐喻式的本元学····· | 387 |
| 第十七章 柏拉图的理性知识····· | 390 |
| 一、本质即观念的隐喻····· | 394 |
| 二、本质即理想的隐喻····· | 394 |
| 三、柏拉图的“善良”观····· | 395 |
| 第十八章 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本质····· | 400 |
| 一、范畴体系····· | 404 |
| 二、因果关系····· | 405 |
| 三、关于定义的经典理论····· | 407 |
| 四、亚里士多德的逻辑····· | 407 |
| 五、字面意和隐喻义····· | 410 |
| 六、与众不同的“存在”····· | 414 |

肉身哲学：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

| | |
|-------------------------|-----|
| 第十九章 笛卡尔与启蒙运动心智····· | 419 |
| 一、笛卡尔的心智视觉····· | 420 |
| 二、笛卡尔的知识隐喻逻辑····· | 421 |
| 三、笛卡尔的演绎逻辑····· | 425 |
| 四、笛卡尔的离身心智····· | 428 |
| 五、形式体系、表征和天赋····· | 432 |
| 六、笛卡尔的哲学遗产····· | 436 |
| 第二十章 康德的道德哲学····· | 443 |
| 一、康德的严父道德····· | 445 |
| 二、康德的道德观念····· | 450 |
| 三、康德的绝对命令····· | 463 |
| 四、康德的道德哲学意味着什么····· | 465 |
| 第二十一章 解析哲学····· | 467 |
| 一、解析哲学的剖析····· | 468 |
| 二、解析哲学通说····· | 468 |
| 三、形式主义哲学学派····· | 471 |
| 四、日常语言哲学学派····· | 475 |
| 五、奎因哲学的意义整体论····· | 477 |
| 六、解析哲学和形式主义哲学之误····· | 490 |
| 七、语言和后结构主义哲学····· | 491 |
| 八、语言的亲身哲学····· | 495 |
| 第二十二章 乔姆斯基哲学和认知语言学····· | 497 |
| 一、乔姆斯基语言学····· | 497 |
| 二、关于语言学的讨论····· | 507 |
| 三、乔姆斯基语言学援引哲学之失····· | 523 |
| 四、认知语言学的主要成果····· | 525 |
| 五、语言能力与语言学上的普遍性····· | 534 |
| 六、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蕴涵····· | 537 |

| | |
|-----------------------|-----|
| 第二十三章 理性行为理论 | 541 |
| 一、理性行为理论 | 542 |
| 二、数学与数学隐喻化 | 543 |
| 三、数学隐喻与解释性映射 | 547 |
| 四、“合理”现实的构建 | 557 |
| 第二十四章 哲学理论如何运作 | 566 |
| 一、哲学依靠共享的概念隐喻 | 567 |
| 二、哲学是如何变化的 | 570 |
| 第四部分 亲身哲学 | |
| 第二十五章 肉身中的哲学 | 577 |
| 一、经验与哲学 | 577 |
| 二、人类与本性 | 578 |
| 三、进化与自利 | 583 |
| 四、心智和精神 | 587 |
| 附录 语言神经理论范式 | |
| 一、心智和语言亲身体验的三种模型 | 594 |
| 二、语言神经理论研究范式 | 595 |
| 三、瑞杰尔模型 | 598 |
| 四、身体动作概念 | 601 |
| 五、贝雷模型 | 604 |
| 六、肌动控制如何投射于事件和行为的一般逻辑 | 607 |
| 文献目录说明 | 611 |
| 参考文献 | 613 |
| 参考文献结构列表 | 613 |
| 参考文献列表 | 614 |
| 术语对译表 | 637 |

肉身哲学：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

| | |
|------------|-----|
| 人名对译表····· | 656 |
| 译 后····· | 663 |
| 李葆嘉译著····· | 690 |

第三部分

哲学的认知科学



第十五章

哲学理论和民俗说法

哲学理论的旨趣在于试图使我们的经验富有价值，即理解事物存在的原因、认识我们自己，以及决定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哲学理论试图回答如此“重大”的问题，意在通过寻求对世界和我们处于其中的位置，加以全面、一致的合理性解释。合适的哲学应该怎样？尽管对此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所有观点都包括广泛的概念分析和合理性论证。既然认知科学研究人类概念和理性的本质，那么有理由期待这些研究对我们理解哲学的本质产生直接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如此。

一、何为哲学的认知科学

我们已经看到**亲身认知科学**（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的一些研究对哲学的重要启示，比如对时间、因果、事件、自我和心智等基本概念的理解。这些新的解读，就是运用亲身认知科学的技术和方法对基本哲学概念分析的结果。

然而，亲身认知科学对哲学还有另一个同样具有启发性的运用，哲学史本身可以看作从我们所知的概念化和推理角度加以研究的主体。因为哲学运用了人类普遍拥有的相同的概念资源，所以也就可以作为人类概念活动的一种形式加以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使我们对特定哲学的理解成为可能，哲学如何运用不同的想象方法体现人类理解，为什么某些哲学观点对特定文化中的人来说，在直觉上可能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我们把这项研究事业称为“**哲学的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 of philosophy）。

当哲学家构建关于存在、知识、心智和道德的理论时，他们运用的是与生活在同一文化中的一般人所共享的概念资源和相同的基本概念系统。为了使其

肉身哲学：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

思想具有一致性，哲学理论可能会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一些完善和修改，以此找到新的联系并得到新的启示。但是他们一直是在其特定历史环境中，对可能拥有的概念材料进行加工。举个例子，让我们来想一下，是什么使我们能够阅读和理解洛克（John Locke）的《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的著名段落。在这一段落中，洛克描述了心智如何产生观念：

我们从何处可能找到知识之根源？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一个词——“经验”……我们的感官观察外在的可感觉事物，而我们的的心灵则认识并反省它们。正是这样的认知，为我们提供了思想。

（C2, Locke, *Human Understanding*, bk. 2, chap. 1, p. 2）

读到这里，我们立刻就能理解洛克视心智为容器，客体从外进入容器之中（感觉是外在客体对我们感官的影响），当心智内视其运作时，其他的事情都“内在地”出现。除此以外，洛克把“感觉”（perception）视为物质性的，即构建复杂观念的基本材料。这里有两个明显的隐喻：第一个，心智作为感知的容器，能够感受外来刺激；第二个，心智是建构者，心智接受感知材料而建构复杂概念。

接下来，洛克描述了外在事物进入心智的五种感官的方式。其中包括：

有些观念的获得，只能通过特别适合于接收这些感觉的器官。比如白、红、黄、蓝等光泽和色彩……只能通过眼睛……这样的器官或神经。这些器官或神经，犹如把感觉从外界传输到接收者大脑中的导管，大脑即心智的存在空间（我可以这样称呼）。这些器官或神经中的任一部分如果失调，就无法执行其功能，因为没有可接纳这些感觉的另外窗口。换言之，没有其他途径能够把这些感觉纳入视野，并且通过理解而感知这些。

（C2, Locke, *Human Understanding*, bk. 2, chap. 3, p. 1）

洛克在此用的是常见隐喻“感觉即接受”（Perceiving Is Receiving），心智通过感官被动接收来自客体的感知。神经传导经由感觉材料自外向内呈现，其中的中转站就是心智。心智犹如人之导航，控制着种种感觉。

使用关于心智的这些隐喻既非偶然，亦非随意。它们是**本构模型**（constitutive），由此界定了洛克所认为的心智本体。本体有一个容器，含有内部以及可从外部输入内部的通道（感官）。感官材料是惰性物体，这些物体

独立于任何观察者的客观外部而存在。在创造这些感官材料的过程中，心智不起任何作用。心智只是如同被动给予一样，被动接收这些材料。所谓人的理解机制，就是人们能动地把这些物体放在一起形成复杂观念的过程。

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不无道理，因为它采用了很多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心智概念隐喻和民俗说法。这些日常隐喻，对于界定洛克的心智本体性质以及心智的本元学（metaphysics of mind）具有重要作用。

人们提出的“侏儒型理解力”^①，依赖于“理性如人体”（Reason As Person）的隐喻。正是“侏儒型理解力”可以“观察”观念－事物的可能性，预设了“知道即看见”的隐喻。对于人们的内视空间（internal viewing space）隐喻，丹尼特戏称之为“笛卡尔剧场”（Cartesian Theater），这个空间中可观察“观念－事物”的个性化心智机制。这种模型并非仅仅在笛卡尔和其他哲学家的深思冥想中才能看到。相反，这会深深嵌入我们日常心智概念中的隐喻（或隐喻群），这种嵌入如此之深，以至于几乎界定了我们如何认识心智。

不存在超凡脱俗的不同寻常情况，即要求日常概念系统和能力发挥特别作用，以理解抽象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无论这些哲学思想和理论多么具有创造性，也是我们共享的民俗说法、认知模型和隐喻的改头换面，统统植根于我们拥有的普遍的想象理解力土壤之中。就像马克·特纳在《阅读心灵》（*Reading Minds*; A1, Turner 1991）中认为的，人类的发明和创新是通过传统的概念工具和理解形式，伴随共有的、普通的认知资源而实现的。^②

因此，哲学认知科学可以运用概念工具和方法以及认知科学的成果，帮助我们理解哲学的性质、评估哲学理论的适当性。例如，任何心智哲学理论都是复杂概念结构，比如阿奎那（T. Aquinas）、笛卡尔、康德，或者邱奇兰德（P.

① 译注：侏儒型理解力（homunculus-type faculty of understanding）：理解力高的如巨人，理解力低的如侏儒。汉语中与此相关的隐喻有两种：一是“矮子看戏”，比喻见识不广，或只知附和，自己没主见；一是“矮小精悍”，形容人身材矮小，但精明强干。俗语有“矮虽矮，一肚乖（乖戾、刁钻、精明）”。

② 译注：认知资源共享不等于某种重大创造，重大创造需要多重条件。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4年5月24日，摩尔斯发出人类史上的第一份电报“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1875年6月2日，贝尔的“霍特快来帮我啊！”成为人类史上电话传送的第一句话。1902年，美国的斯塔布菲尔德制成第一个无线电话装置。1940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出战地移动电话机。1957年，苏联的库普里扬诺维奇发明 JIK-1 型移动电话机。1973年4月的一天，一名男子站在纽约街头，掏出一个约有两块砖大的无线电话开始通话，他就是手机的发明者马丁·库珀（Martin L. Cooper）。

Churchland) 的理论, 都预设了关于概念、理性本质的观点, 这些都可以认为只是某种论证。同样, 我们还可以研究是什么使之为然。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分析心智哲学的基本概念及其论证和推理形式, 我们可以探讨心智哲学界定概念和推理形式的框架、理想认知模型, 以及转喻和隐喻等。

二、认知科学能为哲学提供什么

哲学的认知科学可以为哲学提供概念分析、批判评估和建构哲学理论的手段, 从以下三个方面赋予我们对哲学的洞察力。

(一) 概念分析

运用我们所知概念的本质、概念结构以及推理, 可以深刻理解为什么只有我们有哲学理论, 这种哲学理论的预设是什么, 以及对我们的生活的各方面有什么影响等。比如, 哲学认知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方式。自哲学形成伊始, 为什么哲学家一直在质询“何谓存在”“何谓真相”“何谓善良”这些似乎离奇古怪的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不同寻常的问题。而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会提出此类问题, 因此, 对可能形成这类问题的假设完全有必要深入思考。当研究这些问题时, 我们发现, 如果没有预先就有的一些民俗说法、理想认知模型和隐喻定义的概念, 这些问题的内容甚至无法表述。这同样适用于为回答这些问题而提出的哲学理论。

可以断言, 哲学理论试图去改进、拓展和阐明这些认识, 并使之与同一文化中中共有的常见隐喻和民俗说法达成一致。因此, 哲学理论(或许以更精确形式)吸收了一些民俗说法的集合和模型, 以及界定其文化的隐喻。如果哲学不以此种方式与文化结合, 即如果没有利用文化中广泛共享的概念和富于想象的资源, 那么这种哲学对一般人及其生活就没有太大价值。

就像所有理论一样, 哲学理论并不完全来源于其所声称的纯粹超验理性。与之相反, 哲学是在文化中的共享概念和推论资源的基础上建构的, 即使哲学也可能创造性地修改和扩展这些资源。这些认知资源不是出于人们的任意, 或者只是由文化构建的, 它们依赖于我们亲身经验的本质, 而亲身经验受到我们的身体以及所栖息环境的制约。

（二）批判性评价

认知科学哲学并不仅仅研究哲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它还提供批判和评价理论的认知基础。例如，了解范畴的常见民俗说法十分重要，像通过隐喻“范畴即容器”（A Category Is A Container）界定其成员，已经形成我们称之为经典范畴理论的哲学学说。该理论由隐喻式定义和意象图式集构成，其中包括容器图式和许多隐喻映射，比如“范畴即容器”。

但是，分析并不到此为止。基于范畴结构的实验证据催生了一些新观点，比如核型、辐射状范畴、范畴扩展的转喻和隐喻原理（A4, Lakoff 1987），我们可以进一步向相应的传统理论提出挑战。经典理论既不能说明这些认知现象的形成原因，也不能解释许多基本概念的概念结构和推理模式。

就像任何其他实证方法一样，这个批判视角认为第二代认知科学有其界定的哲学假设，第六章已经讨论过这些。既然任何实证学科都没有哲学上中立的概念图式、理论或方法，那么第二代认知科学已经做了最低限度的、不会预先确定研究结果的方法论假设。

为了让认知科学能够适当地开展自我批评，必须反复评估关于认知科学、实证测试以及科学解释的概念。尽管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其他途径，但是这并不意味每一理论方法或概念都恰到好处，或者仅仅是“诠释事件”。认知科学必须依靠来自许多不同学科的稳定方法和观点的会聚性证据（converging evidence），只有如此，实证方法才能把疑难问题降到最低程度。如同库恩^①基于证据的告诫，只有科学理论预先界定了什么可以被视作证据，才能保证理论的真实。

认知科学建立在适当自我批评的方法论之上，这种方法实行的是先验性最低的方法论假定，即不会预先确定任何具体分析结果。只有如此，才可能使认知科学适合于作为哲学理论的批判工具。

（三）阐明建设性哲学理论

理解、诠释和评价哲学理论，只是完成建设性哲学取向主要任务的准备。

① 译注：库恩（T. S. Kuhn, 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其代表作是《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他反对把科学知识增长看成直线积累或不断推翻式的增长，提出科学及其思想发展的动态结构理论，科学的发展是受制于范式的常规科学与突破旧范式的科学革命的交替过程。

肉身哲学：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

哲学取向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日常面对的个人、社群，甚至全球性的现实紧迫问题。人们希望能够对生活提供指导性的哲学理解。我们是社会、道德、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生灵，我们的哲学应当在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领域对人们有所帮助。

开展自我批评的认知科学体现为基于**实证的可靠哲学**，主要从两个方面为人们提供指导。第一个方面，它可以赋予我们关于自我的更多知识以及对他人的更多理解，向人们显示如何创造我们的真实感，为什么我们信奉自己的信仰，我们的概念或经验是如何记录人生历程的。基于实证的哲学可以帮助我们觉察到做出的错误假定，以及放弃对虚假问题答案的寻求。在认知科学时代之前的哲学家杜威和维特根斯坦^①，帮助我们获得了对虚假问题答案的洞察力，阻止了基于虚假的二律背反、虚假的前提的质询，以及关于概念化和推理的错误见解。在这些任务上，第二代认知科学能够进一步帮助我们，因为它提供了具体分析的方法。

第二个方面是对生活的积极指导。就像我们从认知科学中了解到的，积极指导生活的知识之所以难以获得，原因就在于不可能有在具体情况下如何行动的绝对规则或原则。我们的概念通常不是这样运作的，我们的理性也不是这样运作的。对生活知识的指导，来自我们是何种生灵、我们如何体验世界、我们的认知能力界限等诸多错综复杂的细节。比如，要积德行善，我们必须或至少要了解我们无意识中的道德系统及其运作方式。

来自哲学认知科学的明察和指导，应是对概念加以严格详尽分析的唯一可能。把亲身认知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付诸哲学史的一小部分研究，并非轻而易举。接下来，我们试图就西方哲学史的某些片段，进行具有启发性的典型分析。对以往哲学史学家相当娴熟的文本翻译疑难及关键观念诠释的争论结果，我们绝不能装出一副满足于此的样子。与之相反，我们的目的是提供丰富而严谨的分析，明确揭示日常无意识的隐喻模式和民俗说法是如何促成了哲学理论，尤其是本元学主张的诞生。

① 译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日常语言流派的奠基人之一。其主要论著有《逻辑哲学导论》（1922）、《哲学研究》（1934—1945）。他前期追随逻辑经验主义，后期哲学从哲学视角研究日常语言概念的意义表达和语法判定：一方面，主要针对语言用来做什么，给予哲学意义上的解答；一方面，主要从哲学方法上回答语言怎么样使用，才能合法地用来表达与交流。其分析方法包括“合适性标准”及语言分析步骤两方面。

我们的这种分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诠释，而是认知科学特有的各种经验性分析。这种分析试图找到支配无意识推论结构的规则，也就是文本理解的基础。对于我们采用的分析工具，如核型、框架、意象图式和隐喻等，前文已述。此外，正如认知科学中常见的，特别关注的不是文本中明显有意识的讨论内容，而是在理解文本意义时肯定认为理所当然的无意识内容。

因此，我们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所谓的“**理性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其目的就是使之能为我们理解文本的立场提供必须假定的细节。无论如何，这种分析与传统说法的理性重建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古典主义的理性重建完全运用的是传统逻辑工具，然而，我们假定理性是基于核型、隐喻、民俗说法等普遍认知机制完成的。第二，我们的分析受到认知本质的**实证研究**的约束。我们不是简单地先验假定逻辑是理性的正确机制。第三，作为认知科学家，我们在共时和历时两方面寻求现象的普遍性，这一要求可能对我们的分析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

在试图发现普遍性的过程中，我们寻找最低程度上的民俗说法、隐喻和认知模型的集合，这个集合定义了具体哲学立场，并且最好地概括了所有被考虑的立场。大多数哲学家在论证形式中，几乎不使用亲身认知科学的基本准则，虽然我们的论证对认知语义学家来说似乎平淡无奇，但是对这些哲学家而言，有可能相当陌生。因此，我们将要进行的是超越古典理性，重建所能及的分析。此外，我们也在隐然向传统理性建构方法的非实证有效性发起挑战，因为古典理性重建的这些方法不符合实证标准。

在这项任务中，我们的目标不是针对某一哲学家的所有工作或某一方面，进行完全彻底的剖析，以使其诠释更成熟。与之相反，我们持有某种有限但重要的哲学目的：①证明各自哲学家本元学的重要方面，都来自核心隐喻和民俗说法；②揭示推理逻辑如何来自这些隐喻和民俗说法的蕴涵；③说明隐喻和民俗说法的一个相对小型集合，如何能使复杂的哲学理论贯通一气；④揭示某一特定的本元学、知识论与道德理论，如何来自某些隐喻和民俗说法。显而易见，我们的观点是——如果哲学要了解自身，那么基于第二代认知科学，尤其是概念隐喻理论，十分必要。

我们分析的所选文本，来自西方哲学史上的两个决定性时期。首先，我们追溯最初记载哲学思想的古希腊时期。从“**前苏格拉底的本元学**”（pre-Socratic metaphysics）开始，它最先提出了关于“存在”“知识”和“道德”的本质为

何的问题，由此成为西方哲学思想的路引。认知科学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以理解隐喻和民俗说法如何使“何谓存在之本质”的提出成为可能，并在此问题上发展出前后连贯的学说。我们将看到，各个哲学家的本元学都来源于各自的隐喻，各自立场的逻辑都是隐喻逻辑。除此之外，本元学的特有概念本身也来源于一些隐喻和民俗说法的特定组合。

一旦我们认清“前苏格拉底本元学”的认知结构，就可以看出此结构如何在中期柏拉图理论的形式观，以及亚里士多德本元学的本质观中，通过附加的隐喻而使之精致化。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存在之所以存在的科学（the science of Being qua Being）。我们的分析表明，隐喻构成了古希腊的本元学与知识论，并且一直引导着此后的科学与哲学思想。

其次，我们分析启蒙运动的心智概念，其观点直接导致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形成，心智的本元学已经成为当代心智哲学的常识。就像所有的本元学一样，心智的本元学也是隐喻性的，而这些隐喻我们今天依然十分常见。尽管隐喻思维是正常的，并且隐喻有可能是恰当的或不恰当的，但是启蒙运动的心智隐喻，正如所论，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这是当代哲学常识与科学之间不和谐的一个例子。

接下来，我们转向启蒙运动道德理论的著名成就，这种道德理论建立在启蒙运动的心智理论之上。我们将集中分析康德提出的道德理论，他自认为是“纯粹理性道德理论”的原型（archetype）。我们将再次看到康德伦理学的各方面，从其道德主体观到美德概念说，都是由与我们定义当代道德世界观完全相同的隐喻所界定的。像全部道德一样，康德的“道德”也是来自不能再化简的隐喻。这就需要我们放弃康德所声称的那种来自超验的、普遍的和纯粹字面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道德论证。对于这种失去无需伤感，毋宁说，这赋予了我们形成道德的认知现实观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分析现当代哲学理论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三个基本假定。首先，我们揭示主流解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的具体表述及其隐喻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哲学却建立在否定概念隐喻和亲身意义存在的基础上。然后，我们从批判和分析的高度，审视乔姆斯基生成语言学的哲学假定，将其与本书提供的很多实证证据的认知语言学要义进行对比。最后，对在最近的经济、伦理、政治理论，以及国际系理论中广泛体现的理性行为理论加以批判性审查。

对本元学、心智、语言和道德的这些案例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

所有的哲学理论，无论它们自己如何声称，在本质上必然都是隐喻性的。第二，隐喻性思维是不可消除的——正是隐喻性思维界定了本元，并使各个哲学理论的逻辑统一起来。第三，这只是一个质朴的事实推论——哲学理论运用了与构成日常思想同样的概念资源。因为我们的日常思想通过隐喻方式表达，因为我们日常的本元学来自我们的隐喻，所以哲学思想也是以同样方式运作。对此不必感到意外。

唯有隐喻——才使理性哲学的理论成为可能，它并非理性的障碍。